

## 火车现实主义

□罗望子

### 坐井观天

据我所知,关于火车的艺术作品,最著名的油画当推凡·高的《火车和车子》,最著名的小说有《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和《黄色箭头》,前者为通俗小说,后者则是后现代精品,还有人拍出了《猜火车》《周渔的火车》《爱我就来搭火车》之类的片子,更有甚者如希区柯克,把火车当作了他的异度空间。火车给人提供的想象和艺术表现力,一点也不逊于其他漂流物,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智性经验。我也梦想过有一列自己的火车。自己的火车,并非一个人的火车,而是一列可以越洋过海畅行无阻的火车。它可以没有轮子,没有烟囱,也可以没有轨道,只要能让我时刻听到来自地心深处的轰隆就成。哐当,哐当,火车启动了,我就像插上了一双超低空滑翔的翅膀。我在飞,但我又紧贴大地。火车上应该有我的亲朋好友,有我最尊敬的人,最崇拜的人,也有最不耻的人,最有个性或最无个性的人,他们都在自己的车厢里。串门?当然欢迎了。他们什么时候都可以交叉互动,甚至交换位置,交换角色。每节车厢的左右两侧都没有出入口,方便人们随时进出,却无须检票。出入口立有一只投币箱,多少有点意思就成。没有意思也成。我的火车特别欢迎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火车上的每个乘客都有权决定火车的行程和行驶方向。当然得有序,就像K T V包房里的点歌台一

样,但是妇女儿童优先,老弱病残优先,孤寡无助者优先——这是三项基本原则,一百年一万年不动摇。我就是火车的司机和司机,火车启用了自动控制装置,是我最崇拜的一个人的最新发明,遥控器就在我手里,所以我的火车看上去无人驾驶,其实人人都是司机。

假如真的拥有一列这样的火车,我想,我们就可以恢复青春,我们就可以从那遗忘之海上缓缓站立,火车就是我们亘古不衰的故乡了。

虽说可以借助火车迸发想象的火花,但坐火车最不需要的就是想象。想象只是火车的衍生品。坐火车是回到人间。那哐当哐当的轰隆与你的血脉相通,并最终让你踏实。坐火车是回到现实。火车就像个大卖场,在火车上,你想怎么坐就怎么坐,想怎么睡就怎么睡,放屁,打嗝,打喷嚏,打呼噜,随意喧哗,都是可以尽兴的。一个车厢里的人,就像一个生产队。我喜欢这样的家庭感,尽管我们都是陌生人,我可以一声不吭,也可以随性和他们交流。这样的家庭区别于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三口之家。普通家庭比较固定,等级色彩浓厚。火车家庭松散疏离,但更祥和,更自在,具有更大的归属感。如果你是一个外向的人,坐火车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好处。可能你三聊两聊的,就能聊出一门亲戚,一个共同的朋友来。有一次我去南京,火车行驶了一半,和我并排、过道那边的中年妇女突然跟我打招呼,亲切地叫了我一声“老师”。原来,我在教师进修学校工作时,她刚好中师函授,听过我的课。她的女儿在南京读大学,老公也在南京搞工程,她这是探亲去了。然后,我

假如真的拥有一列这样的火车,我想,我们就可以恢复青春,我们就可以从那遗忘之海上缓缓站立,火车就是我们亘古不衰的故乡了。

们又聊起了我还有些印象的函授学员。生源稀少,好多中小学都合并了,这些学员退休的退休,没到龄又没能转正的早就不教书了。说着说着,她又向我介绍起她所认识的在南京的海安人,有一个竟然是我的高中同学,受高中老师的叮嘱,我也正要找那位仁兄。她立即打电话给老公,找到了我那位同学的电话号码。在火车上交谈,你会感到时间尤其短暂。走出站台,她的老公和女儿正在出口处等着呢。她不由分说,热情地邀请我登上她老公单位的商务车,一定要送我到作协门口。要不是我表现坚决,她还要请我共进午餐的。

如同公路电影一样,新一代的作家已经敏锐地注意到“火车现实主义”这一严肃命题了。我读过一个欧洲年轻女作者写的短篇小说《坐火车旅行》,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女人。一个29岁的女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剩女。她坐火车的唯一目的,就是想找到一个可意的男人。她要把自己嫁出去。嫁出去其实并不很难,但对方至少看上去要顺眼,这样自己不至于太冤,也算对自己有个交代。她的周围,她的现实中几乎没有这样的男人。火车的现实似乎给她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更大的现实空间。她带着美好的愿望坐上了火车,她本来就喜欢坐火车散心。倒是有个男人中意她,而她也看上了一个男人。事与愿违,中意她的人,一个胖子,也是一个骚扰者。他一边不断地递给她面包,一边把猪油手伸向她的大腿。他只是想完成火车上的一次艳遇。而她中意的男人,本分体面,似乎是个有妇之夫。她想,有妇之夫也不错的,可以慢慢争取嘛,实在争取不过来,做他的情人甚至小三也可以接受的。可她没有机会,因为有妇之夫是个好男人,规规矩矩地坐在老婆孩子边上……



### 雨后

张超摄

## 草原上的美丽邂逅

——鲍罗丁《在中亚细亚草原上》赏析

□木火

### 四季乐韵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随风摇曳的草,兀自开放的花,在小提琴高音区持续的泛音鸣响中敞开了热情的怀抱。单簧管的一声长鸣打破了亘古的宁静,拉出了一幅悠远的画面,那会是一支骆驼队,绵延在绿浪起伏的山丘上;辉煌的圆号继而划出一道雄浑的声线,犹如日升日落的壮美!英国管忧郁奏响的东方情调似在宣告:注定孤独的旅游启程了……风沙漫漫的旅途上,会有什么让人牵挂,又有什么令人期待的呢?

这便是俄罗斯音乐家鲍罗丁创作的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草原上》。音乐充满着东方特征和异域风情,让人联想到的是一段艰辛而又充满诗意的旅途。身处于十九世纪下半

叶俄罗斯对外扩张时期的鲍罗丁,在他不多的音乐作品中,折射出了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异彩,譬如他创作的展现古代俄罗斯宏伟历史画卷的歌剧《伊戈尔王子》中,那充满异国情趣与野性之美的《波罗维茨舞曲》,则是歌剧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尤其是那纯净的女声合唱,美得摄人心魄。

1880年,为庆祝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耶维奇登基25周年,政府筹划举行一个“俄罗斯历史活动画面配乐展览会”,并邀请知名俄罗斯作曲家结合画作创作配乐作品。俄罗斯“强力集团”的成员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穆索尔斯基、鲍罗丁等人均受邀参加。鲍罗丁由此创作了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草原上》。虽然这个展览会最终不了了之,但这部音乐作品却流传了下来。1881年,鲍罗丁把这部作品呈献给李斯特,并改编为钢琴四手联弹曲。

《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描绘的是一派祥和的商贸景象。作品为双主题变奏曲式,通过两个不同民族风格的旋律形成对比,其中俄罗斯式旋律象征着俄国军队,护送着深具东方风情的中亚商队安全穿越沙漠,两个主题最终会合,以对位的方式和谐地融合在了一起,或可解读为两地人民的伟大友谊。尽管这与历史事实有着不小的差异——亚历山大二世将多个邻国的地盘纳入俄罗斯版图,还先后征服了中亚地区约1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然而,作曲家把握好了这个度,不是一味地“高歌”,相反倒是很多时候在“低吟”,洋溢着民族自豪感的音乐,有着更为深邃且是个性化的情感体验,使得这部作品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时代,从而流传后世。

我倒更愿意在聆听中抽去政治的历史的想象,而让自己置身于茫茫草原漫漫风沙的孤寂旅程,触摸一段暗自惊心动魄的美丽邂逅,足以在回忆中将这段旅程涂抹上鲜艳的色彩。

一阵风的轻吟,是一片鸟的幽鸣,在梦

乐队的齐奏中,脚步变得铿锵有力,人生变得慷慨激昂;可细细听,缠绵的弦乐,似悠长的思念在草原上荡漾,似雨后的阳光分外地明媚!

中晃动,由远而近。弦乐氤氲,梦境幻化成寂寥的草原,阳光下的云影,飘忽了你的未来。聆听,飘逸的单簧管,此刻却像是踟蹰的独行客,憧憬的远方不知在何方,壮阔的圆号却在召唤,那是草原宽广的天与地!幽暗的英国管化身为娇柔的少女,漂泊在黄沙漫漫的旅途,没有恐惧,没有犹疑,淡定的旅行中却萦绕着一股莫名的忧郁。

相逢在此时,分别在此刻。乐队的齐奏中,脚步变得铿锵有力,人生变得慷慨激昂;可细细听,缠绵的弦乐,似悠长的思念在草原上荡漾,似雨后的阳光分外地明媚!

因为渴望,所以相逢;因为相逢,所以眷恋。骑上马儿,送你一程——两股不同风格的旋律终于缠绕在了一起——片刻的美好相逢融化在草原岁岁年年的荣枯里,相信来年的春天草原上的花儿开放成五彩斑斓的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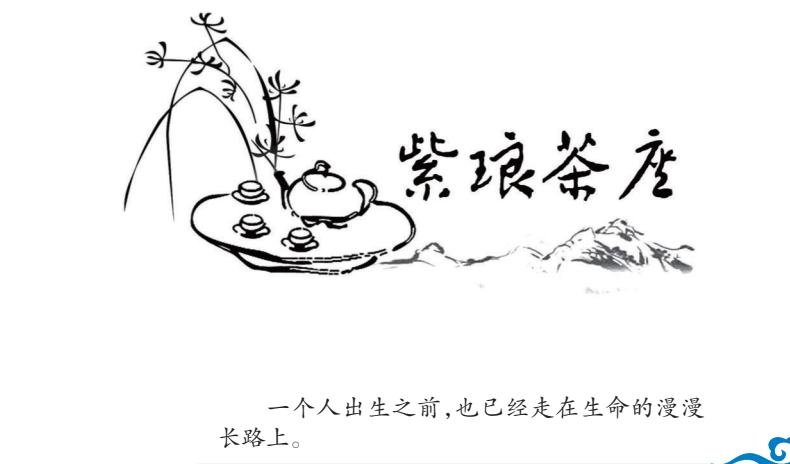
但忆情浓处,莫恨离别时。俄罗斯主题再次悠扬放歌的时候,闪现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沐浴草原的风,轻轻地放下,一件件乐器,一件件心事……乐声悄悄地隐去,正如它淡淡地来。

蓦地想起,青春恋爱时,我写下的一行文字:当你一丝温柔的笑容与这春天的旋律相触时,我的心底开始了梵阿铃的悠扬。此后的日子我总是用我全部的身心来感应你的每一个微笑,仿佛在聆听亘古沙漠中阵阵清脆的驼铃声,由远到近,又由近到远……

那不正是缥缈在梦中的中亚细亚草原吗?虽然,当年我还没有听到鲍罗丁的音乐,但内心早已萌生这样的期盼,终于遇见,神游草原。

特别要提醒的是,鲍罗丁的首要身份是科学家,他是一位在音乐和自然科学两大领域中都有建树的名家。

1887年2月,作曲家因病去世,为了纪念他在两大领域中的辉煌贡献,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同时刻上他创作的一串音符和他发现的药物学公式。而这串音符就是《在中亚细亚草原上》的音乐主题。



## 在一朵风雨兰上漫步

□江徐

### 坐看苍苔

初夏甫至,老青嫩黄,俱作香气。一天清早,我像往常一样开窗,顺便“视察”窗边那盆风雨兰长势,不期然而然地发现,绿叶间已冒出一粒兰芽,当即吓一跳——前夕关窗时它还没透露一点消息呢。川端康成在一篇文章里说,他有次宿旅馆,凌晨四点醒来,看到海棠花未眠,大吃一惊。

我对草木的萌发怀有一种痴心,总想候着,用眼睛捕捉到花开瞬间的样子,仿佛真的花开有声,仿佛酝酿一个春秋,到了关键时刻,啪,花一下子就开了。这种遐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来自久远的印象。小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镜头,一朵鬼百合,哗啦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花骨朵儿转变为完全盛开的姿态,旁边呈现“东方广角”四个大字。少年懵懂,不识数码技术的诳语,天真地以为自然界的花朵确实有如此令人惊艳的姿态。

现在我忽然明白:花,无时无刻不在盛开着,休想瞧见花开的那一瞬间。因为花开,是夜以继日分秒不停的过程,而不是某时某刻的节点。

一朵花,发芽前就已经从生命之河的源头出发,披星戴月地走在开花的路路上。常听亲眷感慨,“看着她一点点长大的”,这一点一滴的在意,便是人世的岁月悠悠,却在柳暗花明处让人惊讶。当我凝视破土而出的兰芽,看着它今天一寸,明天一拊,后天一尺地往上飞蹿,心里涌起很深的感动。它原本只是一个球根,也没有花,也没有叶,而我眼看着它变魔术似的,一点点,无声无息地,源源不断地从球根里往外呈现

朵朵的花,片片的叶。这种从无到有的造化之力,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看似花草本自具备的力量,到底掌握谁手中?答案其实并不重要。由此又想,一个人出生之前,也已经走在生命的漫漫长路上。

当我凝视风雨兰,也在观照自己内心,观花即观心,说到底还是借由花开看心流。我意识到真实的自己和眼前这朵风雨兰来自同一个地方,意识到看花的“我”和兰花一样,都属于真空生妙有的奇迹,意识到生命不是从生到死就算完结的线段,也不是只有一个端点的射线。我看到了花,也看到了凝视着花的自己。每这样想一次,对人生的生离死别就会释然一点。

莫要等待,莫要去别处寻找,你要寻找的,就在当下。这是今年第一朵风雨兰告诉我的秘密。

风雨兰初开时,浓艳如霞,之后渐渐淡下去,淡下去,好像这花开在河流中,不断被水流冲刷。一朵深红浅红的流光,又让我想到人——年轻时,渴慕沸沸扬扬浓油赤酱的快活,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拾起平平淡淡的真字诀。在自然而然的变迁中,生命总归会变,总归是由浓趋于淡,浓妆淡抹总相宜。

风雨兰开到最后,不坠落,不凋零,而是在枝头静静枯萎。枯萎的卷缩起来的花瓣脉络分明,好似跌宕起伏的山丘被一段时光翻越。上面也残留锦霞的余韵,从此不再继续消淡。轻轻摩挲,窸唼有声,是手指漫步在一朵花的生命深秋里发出的咨嗟。

跟朋友说,一旦了解了万物生命的本质,生活就再无惊喜。虽然没了惊喜,却生出更深的震动。让我震动的,不是一朵花的美丽,我也不觉得风雨兰有多美,人间百花总是美的,且各有自己不可比较的美。让我震动与凝视的,是花开的美妙与神奇。

真正让我感动的,是人与花的机缘,可以彼此遇见,可以互相照见,可以让人在一朵风雨兰上漫步。

艺术应该对人心趋向善良美好起到引领的作用。

## “繁荣”的主力

□杨谭



太平盛世,必求有相应的文艺与之相副,谓之曰“繁荣”。然繁荣亦有真假之分。真者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英才巨子联翩而出;假者则攘攘纷纷,似众鸟和鸣,然于一片“嗡嗡”声中求一洪亮之啼声而不可得,倘或有之,亦啼声方起即为音量陡增之“嗡嗡”声所掩盖。

以献媚、迎合为目的的创作,是虚假繁荣的主力之一。献媚与迎合出于自私与功利,创作一有功利掺杂必多虚伪虚假。不要以为“掺假”的创作会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现实可能恰恰相反。由于献媚迎合式的创作是为“欣赏者”量身定做,故能很好地满足对方之所思、所需与所欲、所爱,一般都会得到或至少能得到对方以掌摩顶式的示爱与褒奖。此类创作,实为艺术生态中的毒瘤、瘟疫,其形式或许是温和的,但其破坏力却是灾难级的。

在远古,当诗、乐、舞等都还处于巫术、宗教的附属位置时,众艺术是一体的,犹如人与百兽率舞,彼此并不分明。艺有娱乐、使人快乐、给人以享受的功能,圣人说“游于艺”,并非无因。艺术是实现上述功能的技术而已,这一“传统”,至今仍有继承。艺术的范围涵盖很广,除文学、绘画、音乐、舞蹈、雕塑、建筑、百戏之外,如今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角落角落,比如日用器具、饮食、居所、服饰、工作环境等等,目之所及,手之所触,耳之所闻,舌之所尝,无不有“艺术”的影子。

数千年前,有识之士发现艺术除能满足人类官能享受之外,还有不少其他功能,而这些“额外”功能

的产生正好又与艺术的发生之源有关:“凡音之起,由人生心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记·乐本篇》)既由心生,反之亦可影响其心。“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乐记·乐本篇》)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寓教于乐”渐渐成为人的共识,艺术也因此逐步走上了一条能够不断丰富、深化、升华、成长、提高、自我纠偏的道路。艺术的特质决定它主要是用来表达寄托心声的,艺术应该对人心趋向善良美好起到引领的作用。很显然,献媚与迎合式的创作,是对艺术本质属性的根本违背,“创作者”与“欣赏者”的行为,构成了对人类共同美好生活的破坏。

熟练与平庸是艺术虚假繁荣的主力之二。熟练地重复,因重复而更熟练更油滑。“一招鲜吃遍天”。平庸没有风险,一般也不会受到指责,有人之所以“坚守”平庸,除个人才力有限之外,更多的是平庸约等于安全,约等于大量的观众。又因为熟练者、平庸者们多要自保要生存,所以其不会主动退居一角,反而会成为新生新进的阻力。如果任由其繁衍得数量足够庞大,且占据了好阵地,那么必然会出现“淫雨霏霏,连月不开”的愁人景象。文艺繁荣就成了光鲜的表象,骗人的把戏。久而久之,艺术能否真的繁荣倒是小事,而其对世道人心的污染,对社会文明进步的腐蚀与阻碍,倒是一件不容小觑的事。

罗兰·巴特说:“文学是语言的探险。”一个努力向上的人,一个奋力前行充满活力的民族,必然会对未知的险境、神秘之境充满好奇并无所畏惧,艺术上的“探险”,仅仅是其表征。回到现实,对于许多从事艺术的有志之士来说,眼前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冲破陈词滥调和熟练平庸者组成的屏障,保存体力,然后再去开启燃烧激情、怀揣梦想的“艺术探险”之旅。